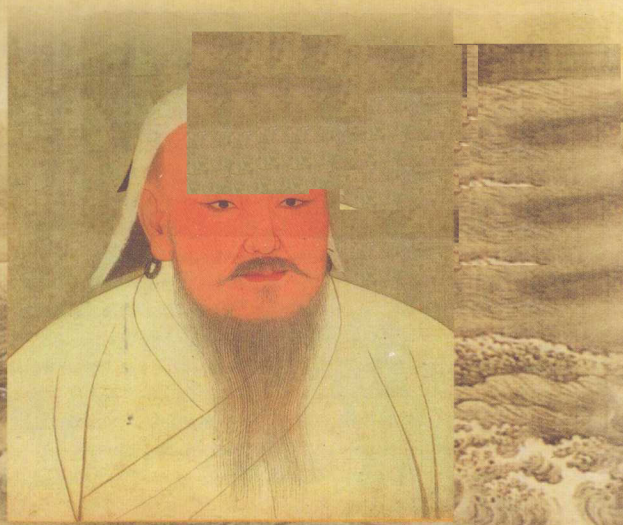


中国往事

真实的历史
同样动人心魄



讲述元朝



王连升
主编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讲述元朝/王连升主编. —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10.3

(中国往事)

ISBN 978-7-5440-4117-1

I. ①讲… II. ①王… III. ①中国—古代史—元代—通俗读物

IV. ①K247.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86644号

出版策划 荆作栋 刘立平

项目主持 赵 峰

责任编辑 薛海斌

复 审 邓吉忠

终 审 刘立平

装帧设计 王耀斌

印装监制 贾永胜

出版发行 山西出版集团·山西教育出版社

(太原市水西门街馒头巷7号 电话:4035711 邮编:030002)

印 装 山西人民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87×1092 1/16

印 张 10.25

字 数 180千字

版 次 2010年3月第1版 2010年3月山西第1次印刷

印 数 1—7000册

书 号 ISBN 978-7-5440-4117-1

定 价 16.00元

真实的历史，同样动人心魄……



肉养着，用铁索拴着”，随时可以放出去捕噬猎物。

铁木真的强大引起札木合和泰赤乌氏贵族的恐慌。于是以札木合部人劫掠铁木真的马群而被射死为导火线，蒙古部贵族之间的一场大战——十三翼之战爆发了。



成吉思汗的孩子们

札木合与泰赤乌贵族联军三万进攻铁木真。铁木真得到札木合部下亦乞列思人索秃的报告，立即召集自己部众和各家贵族的三万人马，组成十三翼，布列于答兰版来思之野，准备迎战。其中第一翼为铁木真之母月伦统率的亲族、属民、养子、奴婢和属于她个人所有的人们；第二翼为铁木真自己统领的诸子，诸那可儿和护卫；第三翼到第十一翼是乞颜氏各贵族所率领的族人和属民；第十二、十三两翼是归附的旁支尼鲁温氏族人组成。结果铁木真败退，凶

残的札木合在战争结束之后，命令用七十口大锅烹煮归附铁木真的赤那思地方的贵族。与骄横的泰赤乌贵族相反，铁木真尽量笼络人心。在一次围猎中，故意将野兽驱入泰赤乌属部照烈氏的猎场，让他们多获猎物，然后邀与结盟。照烈氏首领本来就不满于泰赤乌贵族的欺凌盘剥，于是率部来归，接着兀鲁、忙兀、晃豁坛、速勒都思等族人都纷纷来归附，铁木真的力量壮大了。

金章宗明昌六年（1195）塔塔儿部叛金。承安元年（1196），金遣丞相完颜襄统兵征讨塔塔儿，在龙驹河（今克鲁伦河）击溃塔塔儿部，塔塔儿部余众逃向斡里札河。铁木真得知这一情报，立即报告王罕，率领自己的一营人马与王罕军会合，从斡难河上游东进至斡里札河的纳刺秃失秃延、忽速秃失秃延之地。他们攻破正在修筑的塔塔儿人的寨子，捕杀其首领篾兀真笑里徒，尽掳其车马粮饷；同时还拾到一个戴着金圈环儿、穿着貂皮做里儿的金丝绉兜肚的小孩，给月伦做了养子，这就是后来著名的“胡丞相”失吉忽秃忽。斡里札河之战不仅使铁木真打击了东邻的强敌，使塔塔儿部从此一蹶不振，而且在蒙古部中赢得“为父祖复仇”的美名，更重要的是还得到了金朝的封赏，从而大大提高了铁木真的政治权力，使他可以用朝廷命官的身份号令蒙古部众和统辖其他贵族。

攻打塔塔儿胜利凯旋后，铁木真乘胜征讨不肯听命的乞颜氏内部贵族主儿乞氏。主儿乞的营盘在怯绿连河上游曲雕阿兰之地（今克鲁伦河与臣赫尔河合流点之西的巴颜乌兰山南麓），铁木真大军一到，撒察别乞和泰出自然不能匹敌，只好带着少数人马仓皇出逃。以前合不勒汗挑选出来授与长子的“有胆有勇的百姓”，遂全被铁木真兼并过来，成了他的“体己百姓”。其中就有日后为他立下赫赫战功的许兀慎氏人博尔忽、札刺亦儿人孔温窟哇兄弟及其子木华黎等。不久，逃亡的撒察别乞和泰出两人也被捕杀，铁木真将其处死，果断地消灭了亲族中最有权力的长支贵族，使他的可汗权力大大提高。从此他不断地削弱旧贵族的权力和地位，迫使他们逐渐降为从属于他的一般那可儿。

消灭主儿乞氏后，下一个与他争夺蒙古部众的对手便是泰赤乌氏贵族。1200年，铁木真与王罕会于萨里川，共同发兵攻打泰赤乌。泰赤乌贵族则联合先前的敌人篾儿乞贵族，双方激战于斡难河上，泰赤乌氏失败，退至月良兀秃刺思之野（今前苏联赤塔南之鄂良古依河地），整军再战。结果，泰赤乌氏终于被击溃，其首领塔儿忽台等被杀，沕忽阿忽出等遁入八儿忽真隘。

泰赤乌氏被消灭后，王罕和铁木真的进取目标进一步转向东部地区。本属蒙古部落而恃强中立的合答斤、散只兀的首领们遂与朵儿边、塔塔儿、弘吉剌等部联合起来，在阿雷泉（今海拉尔河下游北）举行庄严宣誓，共同与王罕、

中國往事

盘，完成了统一事业。

蒙古高原的统一，对于推动蒙古民族的形成、促进蒙古社会的发展、提高蒙古社会的生产力、丰富蒙古的文化都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当然，蒙古的统一也为日后蒙古的四处扩张积蓄了力量，打下了基础。



由贪官引发的旷世大战

——成吉思汗西征

1219年至1223年，成吉思汗率领蒙古军进行了第一次西征。

成吉思汗西征的直接导火线是讹答剌惨案。为表示对中亚强国花剌子模使团的回访，成吉思汗在派遣使团的同时，下令由四百五十名回回人组成商队，用五百头骆驼驮载金、银、中国丝绸、蒙古毛皮等物，前往花剌子模进行贸易活动。1218年春，商队到达花剌子模北境城市讹答剌。讹答剌长官亦难出贪图商队财物，竟诬指他们为间谍，将他们捉押起来，然后写信报告国王摩诃末，摩诃末命令将商人全部杀掉，货物没收，仅有一名商队的骆驼夫幸免于难，逃回蒙古。成吉思汗听到这个凶耗，又惊又怒，泪流满面，他登上山顶，脱下帽子，解开带子，置于脑后，然后跪伏地上，祈求“长生天”助他复仇，他不吃不食，一连祷告了三天三夜才下山。他先派出三个使臣到花剌子模，指责摩诃末背信弃义的行动，并要求交出凶手亦难出。摩诃末不但拒绝了这个要求，而且下令杀死为首的使臣，将其余二人剃去胡须，逐出境外。于是，东西方两大强国之间的战争不可避免了。

成吉思汗西征的第一阶段是占领河中地区。

了解到花剌子模的强大兵力以及国内情况后，成吉思汗对这次出征做了认真的准备。他派遣先锋哲别率领一支军队，去消灭盘踞西辽的屈出律，以扫除进兵路上的障碍。与此同时，他派去追剿篾儿乞残部的大将速不台等也胜利班师，并报告了与花剌子模军队初次接触的情况。1219年春，成吉思汗统领大军出发亲征花剌子模，除木华黎率领一部分军队继续攻金外，诸子、诸那颜和大部分蒙古军都参加西征。此外，还有金国、西夏新归附的契丹军、汉军、河

西军以及大批能工巧匠，畏兀儿、哈刺鲁两部首领也奉命率军从征。这次西征军总数近二十万。当时，花刺子模拥有军队四十万，经济力量亦相当雄厚。但是花刺子模最高统治集团内部的夺权斗争十分激烈，军事贵族骄横贪暴，激起各地上层阶级和普通人民的愤恨；摩诃末本人既狂妄自大又怯懦无能，面对蒙古军队的到来，他随时准备放弃河中，退往阿姆河以南，这就使蒙古军可能不必经过激烈的野战，立即包围和攻取各个孤立的城堡。

1219年夏，成吉思汗在也儿的石河旁驻营。秋，统全军向花刺子模进发，抵其边城讹答剌。分兵四路：一路由察合台、窝阔台指挥留攻该城；一路由术赤指挥沿忽章河而下取毡的；另一路由阿剌黑那颜率领南下取别纳客忒（今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塔什干南，锡尔河北岸）、忽毡（前苏联列宁纳巴德）等地；成吉思汗和拖雷统率主力，越过沙漠，直趋不花剌。讹答剌城经过五个月的英勇抵抗，终于被攻破，守将亦难出自知杀害商队之仇，断难幸免，乃率余部退守内城，继续拼死抵抗了一个月，直到只剩下他一人，才被蒙古军捕获。蒙古军杀掠之后，夷平讹答剌城堡，将亦难出押送到正在撒麻耳干的



成吉思汗全家

成吉思汗面前处死。术赤一军攻下昔格纳黑（今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契伊利东南）及其西北的八儿真，逼临毡的，守将弃城逃跑，城民自动组织抵抗，但因缺乏作战经验，很快被蒙军攻破，术赤命阿里火者为毡的城长官，镇抚降民；另遣一将分兵西进，攻取养吉干（今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卡札林斯克南），于是锡尔河下游诸城尽被蒙古军占领。术赤率部驻于忽章河下游以北的哈刺忽木之地。

阿剌黑那颜等率领的蒙古军虽然很快就攻取别纳客忒等城，但进至忽毡时，却遇到顽强抵抗。守将帖木儿灭里率领精锐退到忽章河中一个岛上的城堡



中，坚持抗战，屡屡杀伤蒙古军。直到成吉思汗攻下撒麻耳干，派兵增援，并驱迫讹答剌、不花剌、撒麻耳干等城降民中的丁壮前来参加攻打，帖木儿灭里才因寡不敌众，率部弃岛登舟，向忽章河下游退却；沿途又遭到两岸蒙古军的追击阻截，乃弃舟登岸，与蒙古军接战，部卒散亡殆尽，单骑逃入花刺子模都城玉龙杰赤（今土库曼斯坦共和国库尼亚乌尔根奇）。蒙古军取忽毡后，即移军攻占今费尔干纳地区。

成吉思汗与拖雷率领人数最多的中军渡忽章河后攻克讷儿等城，于1220年2月抵不花剌，守将率领一部分军队逃跑，蒙古军一部尾追至阿姆河，把他们消灭，不花剌城的教长、绅士们献城投降。成吉思汗入城后，乘马直入回回礼拜寺，在那里设宴庆功，召城中歌妓舞唱佐饮，又纵使蒙古军用藏经箱当马槽，将伊斯兰教的经典——《古兰经》抛掷满地，任马蹄践踏。他还召集城民训话，宣布其国王背信弃义，声称自己是“上帝之鞭”，降罚于此国之人。当时，仍有一部分军据守内城不降，蒙古军在劫掠、勒索之后，纵火焚烧居民房屋，以孤立内城守军。并火攻内城，抵抗者三万人全部被害。昔日繁华的不花剌城被夷为平地，残存的人民、丁壮被签发为兵，驱使从征，其余的人亦无法在这荒城中安居，只得散逃于乡村。三月，成吉思汗从不花剌进围摩诃末龟缩的河中首府撒麻耳干，察合台与窝阔台率领的一路军队也前来会合。摩诃末得知这一消息，慌忙逃离撒麻耳干，退到阿姆河之南。撒麻耳干的五万守军竟不敢应战，围城第三天，有一部分城民出城突击蒙古军，但中了埋伏，全部被歼。第五日，康里守军和城民决定献城投降。于是，蒙古军入城大肆抢掠。成吉思汗命令将投降的康里将卒三万多人包围在一处平野中，全部屠杀；又从居民中签括工匠三万人分赐诸子、亲属，并选同样数量的丁壮随军作战，其余居民则在缴纳赎金后许其回城。契丹人耶律阿海受命为达鲁花赤镇守此地。

攻下撒麻耳干后，从春末到秋初，成吉思汗先驻兵撒麻耳干城区，后移军于那黑沙不（今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哈尔希）附近草原，休养士马，以备再战，等到秋高马肥，他就派遣察合台、窝阔台率领右翼军前去攻取玉龙杰赤，命术赤率本部兵从其驻营地南下会合；自己与拖雷统领中军向阿姆河挺进，兵锋直指呼罗珊地区，从而开始了西征的第二阶段。

1220年年初，屯军于阿姆河南岸的摩诃末本想守住阿姆河一线。但在不花剌、撒麻耳干相继陷落以后，摩诃末惊慌失措，急忙逃到你沙不儿（今伊朗霍腊散省内沙布尔），路上几乎遭到部下将官的暗算，得知蒙古军已渡过阿姆河进入呼罗珊境内，他匆匆离开你沙不儿逃向可疾去（今伊朗德黑兰省加兹温）。哲别、速不台奉命专追摩诃末，因而一路上紧追不放。他们渡过阿姆河，进抵

由贪官引发的旷世大战——成吉思汗西征

巴里黑（今阿富汗马札里沙里夫西），城民纳款请降。于是留一将镇守，随即分兵向西追赶，沿途传檄谕降，除非遇到阻拦、反抗，并不攻城略地。1220年6月，哲别军至你沙不儿，蒙古军从城下通过，分几路寻找摩诃末的逃跑方向。速不台军经徒思（今伊朗霍腊散省马什哈德北）、哈布商（今伊朗霍腊散省古昌）、担寒（今伊朗马赞德兰省达姆甘）、西模娘（今伊朗德黑兰省塞姆南）至刺夷（今伊朗德黑兰之南）；哲别军经志费因（今伊朗腊散省札哈台），进入朐彬答而（今伊朗马赞德兰）攻破一些城堡后，也来到刺夷城下，刺夷法官等请降。蒙古军得知摩诃末已去哈马丹（今伊朗西部哈马丹），又尾追而前。摩诃末在敌军到达之前离开哈马丹，辗转隐藏于可疾去附近诸堡，最后逃到宽田吉思海（今里海）之南的朐彬答而境。蒙古军跟踪而至，摩诃末遁入宽田吉思海中的一个岛上。1220年年底，摩诃末病死，死前传位于儿子札兰丁。



接受贵族们献礼的成吉思汗

察合台、窝阔台各统本部及右翼诸千户军，经不花刺从东南方面进入花剌子模境，术赤率本部军从毡的南下，先后抵玉龙杰赤城下。因术赤与察合台不和，号令不一，连攻数月不能克，于是成吉思汗命令由窝阔台统一指挥。蒙古军攻入城中，用石油纵火烧屋。但他们每占一个城区都遭到城民的激烈抵抗，最后只剩下三个区，守者力竭请降。除工匠、年轻妇女和儿童外，其余全部被屠杀，随后又决阿姆河灌城，藏在城里的人也全被淹死。往昔繁华富裕的花剌子模首都，顿时变成一片水乡泽国。

成吉思汗和拖雷统领中军从那黑沙出发，经过铁门关（今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沙赫尔夏勃兹南九十公里拜松山中的布兹加勒山口）南下。他命令拖雷率领一支精锐部队，渡过阿姆河去取呼罗珊诸城；自己统率大军进攻阿姆河北



岸的忒耳迷（今乌兹别克斯坦之捷尔梅兹）。忒耳迷军民与蒙古军进行十一天的激烈战斗，后终被攻破，成吉思汗下令屠城。接着，分兵攻略附近城堡，并派军进入巴达哈伤地区抢掠。在阿姆河北岸入冬后，1221年初，成吉思汗统兵渡河，抵巴里黑城下，接受城民请降。成吉思汗军由此进围塔里寒寨（今阿富汗木尔加布河上游之北）。塔里寒军民拒守七个月，后来拖雷奉召与其父会合，才将其攻克，城内军民被屠杀殆尽。

与此同时，札兰丁率领少数军队，途经奈撒，击溃了一支屯驻该地的蒙古军，取得了抗战以来的首次胜利。又经过你沙不儿、也里等城，来到他原先的封地哥疾宁。驻扎在此的康里贵族阿明灭里所统五万军队归附于他，另一大臣赛甫丁变率四万军队来投。札兰丁声势再振，于是进驻八鲁湾（今阿富汗查里卡东北），出击蒙古军，取得小胜。成吉思汗派失吉忽秃忽统兵三万来攻，双方会战于八鲁湾川，蒙古军大败。但札兰丁部下将领为争夺战利品发生争执，一部分将领率部离去，札兰丁孤立，只得退回哥疾宁。这时成吉思汗统率察合台、窝阔台各路大军进向哥疾宁，札兰丁慌忙退到申河（今印度河），准备渡河进入印度。十一月，成吉思汗大军发动猛攻，札兰丁军队大部分死伤逃散。札兰丁为蒙古军所困，从高崖上跃马投入波涛汹涌的申河，方得脱逃。成吉思汗看到这个勇敢的行为，对儿子们说：“这才是你们应当效法的榜样。”

1222年春，成吉思汗命八剌等率蒙古军二万进入印度追击札兰丁，但一直找不到札兰丁的踪迹。夏天来临，蒙古军不耐盛暑，只好退兵。不久后，札兰丁也因不容于当地统治者，离开印度去波斯。

哲别、速不台统领的军队在摩诃末逃入宽田吉思海后，继续攻掠波斯，进兵钦察。

1220年秋，哲别、速不台统军进入阿哲儿拜占境。1221年年初，他们入掠谷儿只（今格鲁吉亚共和国），败其守军。往攻蔑剌哈（今伊朗东阿塞拜疆省马腊格），并屠其城民。1222年春，他们进至于札（今阿塞拜疆共和国基洛瓦巴德东），索取币帛为赎金。随后攻入谷儿只境，哲别以五千军队设伏，速不台出战佯败，将谷儿只三万军队引入伏地，歼其大半，谷儿只统兵大将伊万只好退守梯弗利思。鉴于谷儿只地势险阻，蒙古军停止深入，转攻失儿湾首府沙马哈（今阿塞拜疆共和国舍马合），进取打耳班（今前苏联达格斯坦自治共和国捷尔本特）。打耳班位于太和岭（今高加索山）与宽田吉思海之间的隘口上，为南北往来必经之地，是一个商业城市。蒙古夺取打耳班后，伪请失儿湾国王遣使议和，使者至，即胁为向导，引蒙古军逾太和岭，入阿速、钦察部地。这时阿速人与钦察人联合抵抗蒙古军队。双方不分胜负，哲别、速不台遣

使对钦察人说：“你我都是同一语族，而阿速人为异类。我们双方应缔约媾和，不相侵害。”并遣使送去大量礼物。钦察人信以为真，便率部离去。蒙古军击败阿速部之后，乘胜攻入毫无戒备的钦察各部，于是这年蒙古军驻扎于钦察之地。

忽滩汗率领一部分钦察人逃入斡罗思，向其女婿、斡罗思伽里赤王密赤思老求援。密赤思老召集乞瓦、契尔尼果夫等公国军队，并联合钦察人，共同迎击蒙古军。斡罗思军队虽多，但指挥不统一，诸侯各自为战。伽里赤王先击败蒙古军前锋，哲别、速不台引军退却，诱敌深入。1223年5月，斡罗思军渡过阿里吉河（今乌克兰共和国日丹诺夫北卡里克河），伽里赤王以为本部军队即可取胜。不约乞瓦等国王侯，独自同钦察军向蒙古军队发起攻击，但很快就被蒙古军打败。败军向后奔逃，冲垮诸侯的营盘，斡罗思军大溃，诸侯六人阵亡。军队损失大半，伽里赤王逃归本国。乞瓦王密赤思老屯兵于阿里吉河对岸高岗上，坐视伽里赤军惨败，蒙古军遂进围乞瓦营，经过三天战斗，密赤思老见敌军增兵，乞请投降，哲别等先允以不杀，但在斡罗思人降后，即将密赤思老等王侯及其将卒全部杀死。蒙古军长驱直入斡罗思南部，烧杀掠夺；又沿黑海北岸进入克里米亚半岛，攻陷速答黑城。

1223年年底，哲别、速不台率军东返，经亦的勒河（今伏尔加河），沿河南下，经由里海、咸海之北，与成吉思汗会师东归。1225年春，成吉思汗统率大军回到蒙古。

成吉思汗把占领地区分封给他的三个儿子。长子术赤封于钦察、花刺子模及康里国故地，今咸海以西、里海以北之地皆属之。术赤比成吉思汗早死，这一封地归于其子拔都。次子察合台封于西辽及维吾尔故地，东起阿尔泰山、西至阿姆河，包括新疆天山南北路等地，后来称为察合台汗国。三子窝阔台封于乃蛮故地，今鄂毕河上游以西至巴尔喀什湖以东一带均属之，后来称为窝阔台汗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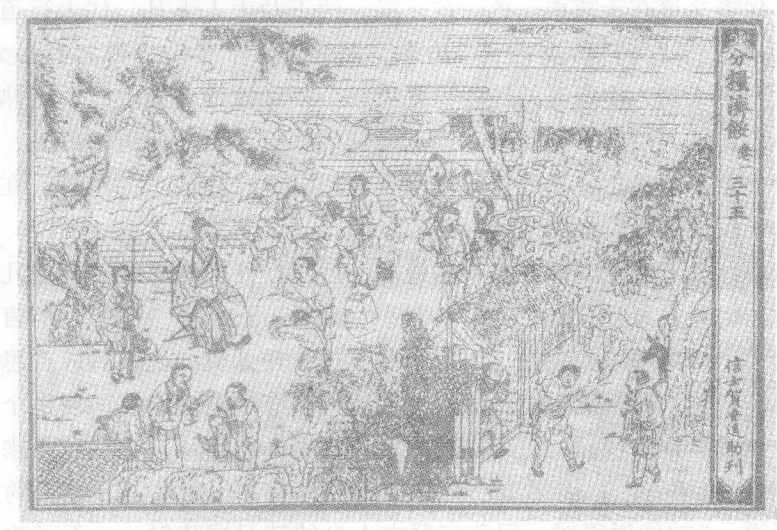
皇帝的召见当作十分荣耀的大事，但是，这一次丘处机竟拒绝了宣宗的诏命，不肯前往。政治形势发生变化，全真道的政治态度也相应起了变化。兴定二年（1218），金元帅张林以青、莒、密、登、莱、潍、淄、滨等十二州归宋，山东成了蒙古、金、宋三家角逐之地。金朝再欲召丘处机，道路被张林所阻，不能得。兴定三年（1219）八月，南宋使臣来请，丘处机依然不动。当时，一般人都认为丘处机将南行，因为南方奉道之意甚厚，而北方则杀戮太多，况且语言不通，丘处机却一言不发。金廷将亡，南宋孱弱，精明的全真道领袖不肯把自己的命运同它们联系在一起，他在审慎地进行新的政治选择。过了不久，成吉思汗派遣侍臣刘仲禄悬挂虎头金牌，上面刻有“如朕亲行，便宜行事”几个字，并带蒙古随臣二十名，传旨敦请，丘处机“留不住”的时候到了。这位七旬高龄的老道士带上弟子，立即应诏西行，前往中亚谒见成吉思汗，从而揭开了全真道历史上极其重要的一页。

向成吉思汗推荐丘处机的是善医药又会制作“鸣镝”的刘仲禄，他吹嘘丘处机已经三百多岁，有保养长生的秘术，以迎合这位叱咤风云的蒙古大汗的兴趣。但成吉思汗不是一个迷信宗教的糊涂虫，他很善于利用人民对天命的迷信，而自己却不受天命的摆布。他在获取大汗地位的斗争中，曾巧妙地利用了宗教势力，他对各种教派均加以利用，而不偏重于任何一教。波斯史学家志费尼说他“不信宗教，不崇奉教义，所以他没有偏见，不舍一种而取一种，也不尊此而抑彼；不如说他尊敬的是各种宗教中有学识的虔诚的人，认识到这样做是通往真正宫廷的途径。他一面优礼相待穆斯林，一面极为敬重基督教和偶像教徒”。只要为己所用，他都收留；对全真道和丘处机，实际上也持这种态度。蒙古军队攻下金中都之后，成吉思汗于1217年委任木华黎全权处理汉地军政事宜，自己于次年率师西征，占领了大片地域，以其有限的兵力占据众多的国家和地区，人民还没有完全臣服。而叛者众多，仅仅靠武力削平，势必耗费实力，迁延时日。在这种形势下，刘仲禄向他推荐一位有影响的宗教领袖，并称有“长生之术”，自然正合他的需要。

丘处机应成吉思汗之召也不是偶然的。他的动向与当时的政治形势有密切的关系。当时，蒙古铁骑进入中原，严重地破坏了农业社会的政治、经济秩序，两种不同的政治、经济、文化制度与社会习俗之间存在着尖锐的矛盾。中原地区汉族地主阶级渴望摆脱社会危机，稳定社会秩序，但是，金朝政府奄奄一息，南宋政权腐败衰弱，只有大蒙古国的力量最为强大，故而汉族地主阶级纷纷投靠大蒙古国，他们力图通过各种途径对大蒙古国的决策者施加影响。丘处机的中亚之行，正是这种动向促成的。这从耶律楚材的态度也可以看出来。



耶律楚材归附蒙古较早，当时随军西征。他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虽然佛道两途，但对于成吉思汗征召丘处机一事，耶律楚材却是积极促成的。他说：“国朝开创之际，庶政方殷，而又用兵西域，未暇修文崇善。三圣人教皆有益于世者。”也就是说，儒、释、道三者对于蒙古统治者修文崇善都能起作用，而所谓修文崇善指的无疑是稳定社会秩序，接受中原地区原有的统治方式。这正是当时汉族地主阶级的共同愿望，耶律楚材也正好为了实现这个愿望，才不计较教派之间的分歧，积极推荐丘处机。



丘处机分粮济饷

全真集团对自己的历史使命也有所认识。刘仲禄持诏一到山东，丘处机的大弟子、莱州富豪子弟尹志平就极力劝行，指出：“用全真道拯救斯民的机会到了！”他们进行了认真、充分的准备。刘仲禄与全真骨干分子在丘处机之前先赴益都，为他预选全真弟子十八人当助手，应聘弟子各有科品，集中了各种人才，刘仲禄本人则是他们的得力顾问。他们每到一处，常有士庶奉香火迎拜，前有客人引导，王公大人们进诗勉志。全真道士的行为从来没有产生如此广泛而直接的社会影响，他们实际上是代表着中原汉地的各族地主阶级去向成吉思汗求情和说教。丘处机在决定西行之后，又惮于荒沙雪原，踌躇不定，但在本集团、本阶级利益的驱使下，他终于不顾古稀之年，踏上了漫长的旅程，跋涉年余。1221年二月，丘处机从宣德出发，越野孤岭，先向北偏东北行，到呼伦贝尔湖，然后沿怯绿连河向西横穿蒙古高原，越阿尔泰山，然后又沿天山北路一直往西，最后渡过阿姆河。1222年四月，到达成吉思汗行营。当渡过阿姆河

出家人以慈悲为怀——丘处机谒见成吉思汗

门之累，此尤（犹）不可不慎！”1232年，窝阔台南征还，尹志平迎见于顺天，窝阔台赐座论道。并且令皇后代祀香于长春宫，又赐道经一藏。这次晋见应是全真道史上继丘处机谒见成吉思汗之后第二个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件，它促成了以后二十年全真道的继续昌盛。“自是，四方学者辐辏堂下，皈依参叩，徐徐而来，唯恐其后。”

1235年，全真道奉诏在和林修筑道院，其势力进入了蒙古汗廷的禁近。1238年，李志常嗣教后，选弟子樊志应充道录，让他张皇教基，供奉朝廷。此人在争取汗廷信任的工作中，成绩卓著。1250年前后，李志常及侍丘处机雪山之行的十八弟子光膺宝冠去帔，下至四方名德，也获得了紫衣师号的殊荣，改观为宫。还有一个王志坦，也起了很大作用。他在1244年被李志常召为大度师，夏天，随志常北上。他用祈禳诃禁济人，并以医药和巫术取悦于皇室。长春宫还曾承诏教授胄子十八人，由丘处机的另一大弟子冯志亨主管，令其阅读《诗经》、《论语》、《孟子》、《中庸》、《大学》等书，后来都各有建树。这无论对于传播汉文化，还是对于扩展全真道的影响和势力，都具有深远的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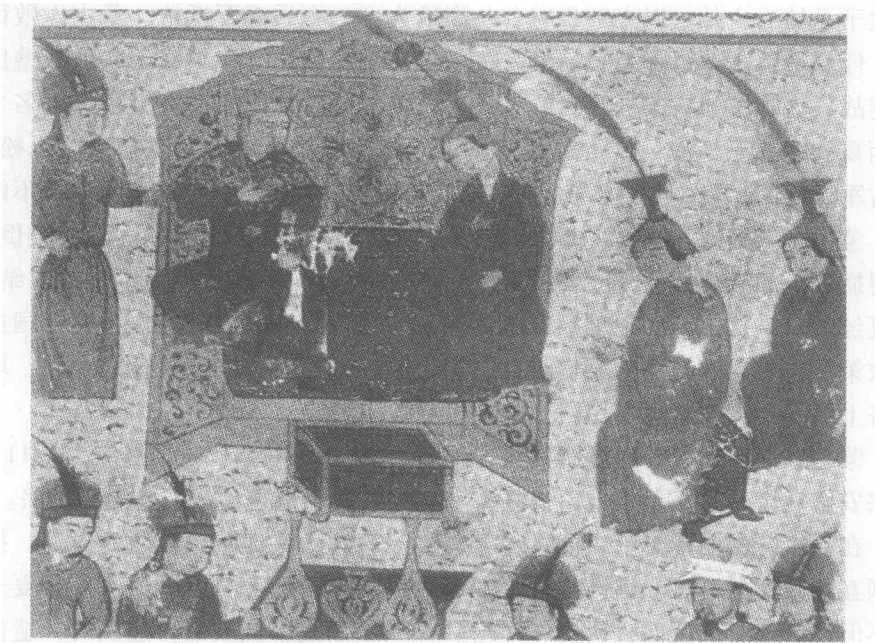
全真道之所以能获得汗廷的恩宠，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有以下两条：

其一是协助抚平汉地。丘处机一行始回至云中，即派尹志平随蒙古宣差阿里鲜赴山东，招谕抵抗者。1236年，尹志平兴建陕西祖庭。当时陕右刚定，许多遗民仍然隐蔽山林，当他们听说大师到来，相率归附，尹志平将他们抚慰安置如故。当年，正值蒙古军队大举攻掠南宋统治下的四川，全真道则协助安定了蒙古军队的后方，不用兵刃，为汗廷立了大功，尹志平等人招谕汉地的方法不外乎宣扬“北方气运将回”；天命有归，人们应当安时处顺，“顺命者不诛”。降城而获免，这是汉地旧统治阶级与蒙古统治者之间的一项政治原则，而这一原则之得以实行，也还有全真道一功，这是全真道受到汗廷垂青的一个重要原因。

其二是祈天永命。全真道辅佐新王朝的另一贡献则是道家传统的拿手好戏，即祭祀祈醮，代新王朝宣扬天命，收拢人心。成吉思汗在免除丘处机门人差役赋税的诏旨里，明确指出道士是“逐日念诵经文，告天底人每”，“与皇帝祝寿万岁”。这位马背上的英雄很懂得“神道”的政治作用。丘处机居燕数年，以近八十高龄之躯，曾亲为燕京地方长官作醮禳灾。还曾赴盘山主黄篆醮三昼夜，又数为祈雨醮。1236年，尹志平奉旨试经云中，度千人为道士，并祈天承命。1238年，著名全真道士樊志应受命降御香于燕都师真纪堂，既为皇家祈福，又为自己增光。1246年，诏大醮于长春宫，全真道士纷纷预事。1251年，宪宗即位，“欲遵礼典，遍祭岳渎，遣中使李志常至阙下”。宪宗“亲信香”，



汗被也速该和王汗联军打败后，曾逃入西夏避难。后来王汗为乃蛮亦难赤所逼，跑到畏兀儿，又从畏兀儿经西夏返回漠北。1203年，成吉思汗消灭克烈部，王汗之子亦剌合·桑昆也逃到西夏，途经亦集乃城（今内蒙古额济纳旗黑城），一路以剽掠为生，被西夏人逐出，后来成吉思汗大举攻夏时，即以西夏曾纳仇人亦剌合作为借口。



在蒙古大汗帐幕中的拖雷

成吉思汗经常和金国打交道，而且早在蒙古统一前，就有金国叛臣投奔到他的麾下，因此他对南边金、夏两国的情况有所了解。建国后，他马上就想进攻金国，但不敢轻举妄动。因为金国毕竟是中原上邦，而西夏在金国之西，北与蒙古接境，如果与金合力，或从西面出一偏师北进，就可以成为对蒙古的极大牵制。成吉思汗为免除攻金时西夏可能构成的侧面威胁，采取先攻西夏，扫清外围的战略。这是符合他的一贯做法的。

1205年三月，成吉思汗消灭乃蛮后，率军第一次侵入西夏，攻破边境城堡力吉里寨，毁其墙垒，由此进至经落思城，又攻破该城，并略取旁近诸地，掠其牲畜人口。四月，蒙古军带着大量战利品和无数骆驼、羊、马返回漠北。这只是一次抄掠性战争。西夏修复了破坏的诸城堡，庆幸蒙古没有深入，大赦境内，将都城兴庆府改为中兴府。蒙古的这次抄掠，并未引起西夏统治集团对北方强敌的警惕，内部的派系争斗再次爆发。1206年，久专国政的镇夷郡王安全

与罗太后合谋，废其堂兄桓宗纯佑，自立为帝，是为襄宗。

1207年秋，成吉思汗以西夏不肯纳贡称臣，第二次侵入西夏，攻破斡罗孩城，四出掳掠。西夏集右厢诸路军抵抗，蒙古军不敢深入，于次年春退回。

1209年秋，成吉思汗积极做侵金准备，为了防止来自侧后的威胁，必须先征服西夏。于是发兵第三次入侵西夏，从兀刺海西关口进入河西。夏襄宗安全以太子承祜为主帅，以大都督府令公高逸为副，率兵五万抵抗。蒙古击败西夏军，俘高逸，高逸不降被害。蒙古军进攻兀刺海城，守将出降，太傅西壁氏率兵巷战，力尽被俘。蒙古军长驱直入，进攻中兴府外围要冲克夷门。嵬名令公率西夏守军五万拒战，挫败蒙古军。双方相持两个月，待西夏守军斗志松懈，蒙古军设伏活捉嵬名令公，攻下克夷门，进围中兴府。中兴防守坚固，不能攻下，蒙古军遂引河水灌城，居民被淹死无数。后外堤决，蒙古军营反被倒淹，只得撤围。成吉思汗派使者入城谈判，迫使安全纳女请和，每年向蒙古纳贡。西夏经过这次打击，向金求援又遭到拒绝，遂转而又取臣服蒙古、向金国进攻的政策。成吉思汗战略的第一步目的达到了。他不但获得了大量战利品，取得经济上的补给，又可以利用西夏来夹攻金朝。

蒙古军退后不久，西夏统治集团内部又发生了争夺权位的政变。1211年，襄宗安全被废，其子承祜也不得立，宗室齐王遵顼被立为帝，是为夏神宗。

在蒙古南侵的形势下，西夏与金国的一些人认识到唇亡齿寒的道理，提出必须互相救援的意见。但两国统治者都鼠目寸光，乘人之危以谋己利，夏金关系不但没有改善，反而变得更加恶化。1209年西夏都城被蒙古包围时，遣使向金求援，金卫绍王竟说：“敌人相互攻击，是我们的福气。”不肯出兵。蒙古军撤退后，西夏立即派兵进攻金葭州（今陕西佳县），以为报复。1211年冬，刚即位的遵顼得知蒙古军在举河堡击败金军，直逼中都的消息，就派兵侵扰金涇、邠二州，并围攻平凉府。此后乘金国与蒙古交战之机多次深入金境，攻占州城，杀掠吏民，金朝也时时进行报复。

1216年，一支蒙古军经西夏国境进攻金国关、陕地区，西夏出兵配合蒙古，打下潼关。次年，蒙古征调西夏兵从其攻金，西夏军被金人打败，损失惨重。自降蒙以来，西夏虽借蒙古之势屡掠金国，但金人抗蒙不足，打西夏则绰绰有余，所以西夏获利并不多。而役属蒙古以后，蒙古的征发日多，使西夏疲于奔命，于是西夏朝内对这种政策产生了怀疑和不满，与蒙古的关系逐渐疏淡。

1217年，成吉思汗决定进兵西域，又命西夏出兵随征，被西夏拒绝，遂遣一支军队突入。此时西夏毫无边备，列城不能御，蒙古军再次包围中兴府，遵